

算了 明天就要回家

侯文詠



圖・楊佳玲

那個刺青的山地老太婆坐在部落口已經有一個下午，她悠閒地抽著煙斗。現在太陽從她身後的山落下去，那面的山谷一片陰暗，這面山還可以感受到太陽餘暉，把人的影子拉得長長的。

罐頭在我面前踱來踱去好久了。他們文宣組的人正在教室那邊排練晚會的節目。他歇斯底里地喃喃唸著：「死定了，今天惜別晚會一定沒有人。」

我們診療組每看完一個病人，他便衝上去作宣傳。我才放下聽診器，他已經把病人帶走了，一副可憐相說：「拜託你來參加我們今天晚上的晚會，拜託，拜託。」

那個山地人喝得爛醉，好像沒有聽懂，繼續往前走，我叫住他說：「你的血壓很高，以後不可以喝酒了。」

「不可以喝酒？」他滿臉疑惑，然後轉成笑容，意思叫我不開玩笑。

「死定了。今天晚上死定了。」罐頭更慌了。

到了天色全部暗下來的時候，老太婆仍然坐在部落口抽著煙斗，紅色的榴火在黑暗裏格外明顯。那個晚上不曉得為什麼，晚會會場擠滿了人。罐頭已經完全忘了下午他是怎麼樣一個人了，他得意地說：

「文宣組在我領導之下，節目當然是勢必精采，演出

當然是大滿特滿。」

那些節目我們實在看過許多遍了。先是村長致答謝辭，感謝大學生的愛心、耐心，一堆他自己搞不清楚的話題。然後是我們服務隊的大隊長感謝地方父老的照顧、支持。然後地方的聖歌隊特別為我們表演聖歌。再然後我們特別為村民表演唱歌。接著是團體遊戲、有獎徵答、跳舞、摸彩。整個會場瀰漫著一種酒精的氣味，好像全部落的人剛剛從酒精裏泡過一樣。有些人乾脆就在會場裏一邊觀賞，一邊喝著米酒。

「還好明天我們就可以離開這個地方了。」罐頭說。

「至少這些日子一切都還順利。」我說。

可是我說得太早了，當節目表演到熱門舞蹈時，一切就走樣了。本來我們放著明顯節奏的音樂，大家喧鬧地跳著。後來隊上的琳子上場。她踏著優美的舞步，有一雙明亮的眼睛和披肩的長髮。大家忽然安靜下來，整齊畫一地隨著音樂拍出節奏。這本來很好，可是當喝醉酒的山地青年囁語也衝上場時那就糟了。更糟的是，他的舞跳得很好，我們簡直不知道該請他下來還是讓他繼續跳。大家強烈地拍著節奏，高低呼喊著。那麼單調而強烈的節拍摻雜著酒精的氣味，根本就是意味著不可收拾。囁語第一次把手放在琳子的臀上，被她拿開了。我看到琳子臉上冒著汗，不全是跳舞熱出來的。第二次他把手放到琳子臀上，觀眾簡直在看笑話了。罐頭衝上台去，喊著：「沒有這種事——」

他一不小心踢翻了本來要摸彩擺在桌上的獎品，也摔倒了琳子和囁語，跌成一堆，觀眾笑得前仆後仰。有幾個小孩看準了掉在地上的獎品搶成一堆。本來只是小孩子，後來搶東西的小孩把整個桌子掀翻，連大人都下場了。那時強烈的音樂節奏還在進行，大隊長慌亂喊著：「把音樂關掉。」

我們好不容易把音樂關掉，獎品已經被搶光了，剩下

一些包裝紙。晚會如罐頭所要求的，在萬潮中自然結束。琳子一個人楞在那裏，哭了起來。我們過去安慰她。

「罐頭你也太激動了。」有人說。

「我這算什麼激動——」罐頭說。

「好了，反正獎品也是要送給他們，過去也就算了。」

大隊長阻止我們的談話。

然而並沒有過去，我們收拾好器具要回宿舍時，囁語又來，跟著幾個醉鬼，喝得更爛醉了。受到了鼓勵的樣子，高聲地唱著歌，什麼心上人，心上的。並且不要臉地大聲喊著：「林小姐，我並不是故意要摸妳的屁股。」

琳子一直害怕地哭著，大隊長吩咐我們緊緊把門關起來，他說：「我們服務隊以後還要到這裏來，一定不能和別人惹事生非。」

幾個醉鬼在外面叫喊：「平地人，我們不怕你，出來打架。」

「幹×娘，我打死你們。」最後是對面工寮的工人覺得受不了，拿著圓鋤追出去。一陣打鬧聲之後，那個工人走進來，肩膀流著血，他說：「這裏的蕃仔，非常野蠻，成天只會喝酒，不知上進，對付他們只有這種方法。你愈讓他，他會得寸進尺。」

外面又來了兩個醉鬼，他們一夥的，在外面喊著：

「他的太太和平地商人跑了，他愛上了一個平地女人。」

「很公平。」另一個醉鬼說。

「公平你去死！」那個工人又扛著圓鋤追了出去。

整夜就這樣來來去去，我們真害怕會鬧出人命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吃完早餐，整理好背包，大隊長吩咐馬上下山。隊上還剩下一些米，大隊長要我把它處理掉。我想起那個刺青的老太婆，用塑膠袋包好米送去給她。

「她已經兩天沒有吃飯了，她的兒子跑了，不理她了。」翻譯山地話的小女孩告訴我。



她正用二根木頭費力地升火，那是成年山地人都會的絕招，我從來沒有看過不會升火的山地人。但是她的樣子我相信絕對沒有辦法升起火來。

「叫她用這些米煮飯。」我說。

「她的眼睛看不見了，她不能升火。」

「那鄰居不幫她忙嗎？」

「她自己的兒子都不管了。」

老太婆啾啾啞啞向小女孩比畫著，比著比著就哭起來了。小女孩說：「她的兒子會回來把所有的東西搶去賣，還會打她。她已經很老了，但是她不要死。」

遠遠我聽到大隊長在喊我：「喂——，快一點，我們要走了。」

我猶疑了一下，那是我不容易有的。我記得也是在一個陽光迤邐的早晨，我看到那張嶄新的海報，上面印著羅素的話——支持我一生的信念有三，知識，情愛，和對人類苦痛無可抑遏的憐憫。那時候我決定參加服務隊。

「喂——，走了。」大隊長在喊我。

「我也沒有辦法。」我丟下米，走了。

路上，我看見囑努守在路旁，嚇了一跳。他顯得清醒多了，拿出一袋水梨要送我，他說：「大學生，對不起，昨天晚上我喝酒喝多了，亂講話。」

我不敢收他的水梨，一直走回來，他緊緊跟在我後面說：「請原諒我。」

大隊長以為又出了狀況，遠遠拿著圓鋤追過來，他罵著：「你還要幹什麼。」把囑努趕跑了。

「還是工人的方法有效，」他看著圓鋤得意地說著。回頭向大家喊，「上背包，回家了。」

清晨山谷的嵐霧已經被太陽照得消聲匿跡，只有雜草上面還可以清楚地見到露珠。那麼普通的雜草滿山都可以找到。我們的隊伍經過開路的地方時遇見了昨天的工人。炸藥轟隆地把山炸開，大怪手清理出一條道路讓我們通過，那個工人興奮地說：「明年你們再到這裏來服務的時候路已經開好了。那時候你們就可以坐車上來。一旦和平地交通以後，這裏會比較文明一點。」

「文明。」我默唸著。一抬頭就看見陽光，和我每一次所見過的一模一樣。